

陶纯 / 著

碧空里，

人民空军的辉煌业绩鬼泣神惊；

大地上，

天之骄子的拳拳真情催人泪下。

阳光下的故乡

猎豹丛书

明天出版社

LIEBAOCONGSHU



猎豹丛书

阳光下的故乡

陶纯/著

明天出版社 1998年·济南

猎豹丛书

阳光下的故乡

陶 纯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80×1230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9插页 107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5000

ISBN7—5332—2592—9

I·547 定价:10.00元



出版说明

《猎豹丛书》是一套以独特的视角反映我军诸兵种现代化建设和呈现官兵火热生活状态的长篇小说系列，约请创作上富有成就的部队专业作家加盟撰写。谨以此书献给崇敬人民军队和有志于献身共和国国防事业的广大少年朋友。



内 容 提 要

苏明明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在紧张地准备着参加高考的时候，那个久久期待的消息扰乱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一年一度的招收飞行员的工作开始了，究竟报不报名呢？一件令人伤心的往事对他的家庭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而纯洁的友情不免使他的脚步踌躇，十八岁的他面临着重大的人生抉择……

空军专业作家陶纯用清新的



笔触和时空交错的手法娓娓地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在少年读者面前展现了飞行部队火热的生活场景以及抒发了新时期的莘莘学子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

引子

那天天气原本不错的，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春天的风掠过原野、山川、城市、乡村，当然也掠过河流和大海。

那天，离大海约两百公里的嘉宁军用机场上，数十架银白色的战斗机频繁起飞，它们在万米高空来往穿梭，在蓝色的天幕上编织出一个个肉眼看不见的美丽图案。最后，它们飞临大海上空，作各种高难度的飞行练习。在蔚蓝色的天空和蔚蓝色的大海之间，这些银白色的钢铁精灵自由、舒畅，欢快无比。

后来，风停了，不知不觉间，太阳被云层遮住，天气变得阴沉沉的，空气显得很滞闷，令人烦躁，令人不安。

有一阵子，海水倒很平静，平静得甚至让人生疑。

事后向在附近海面捕鱼的人打听，他们惊恐未定地说，起初他们看到不少飞机在海上转圈子，后来突然听到一声爆响，抬头就见一团火球高高地挂在天上，大家都呆了，眼看



着那团火球飘飘悠悠钻进了海里……许久，他们才明白，是一架飞机出事了。

两条打捞船在失事的那片海域活动了一天一夜，最后打捞上一堆飞机残骸，其它的什么都未找到。

技艺非凡、英俊洒脱的老飞行员苏特就这样告别了天空。他的家在泉城济南。他的妻子丁琳曾经很漂亮。他的儿子明明刚满八岁。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第 一 章

1995年2月27日 星期一 晴

不知怎么回事，这几天总有一个预感——今年招收飞行员工作快开始了。忽然有很多想法。连着几夜没睡好，今天在课堂上打起瞌睡，老师点了我的名，真不好意思。前面的同学都回头看我，尹凡没回头，但她心里肯定在责怪我，离高考这么近了，为什么精力不集中。妈妈已睡下，动作最好轻点，别影响她休息……

虽然春天已经悄悄到来，但苏明明仍然感到寒冷。外面好像起风了，风吹得阳台上的一只塑料袋呼啦啦响，弄得明明心里烦烦的。他离开书桌，关好窗子，重新回到座位上。关窗的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响声，他意识到可能惊醒了妈妈，不由得在心里埋怨了自己一句。

果然，妈妈丁琳在那边问道：



“明明，怎么还不睡？”

妈妈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嗡嗡地在不大的房间里回响。明明家的宿舍在燕子新村，普通的两室一厅，妈妈住一间，明明住一间。其实，明明知道，妈妈并没有睡着。妈妈每天都早早上床，妈妈很少看电视。妈妈说，一来看电视影响明明写作业，二来那些电视连续剧像她从病人身上割下来的烂肠子，又臭又长。妈妈在市立医院当外科大夫，经常给患了肠癌的病人割肠子。

“就睡就睡。”他敷衍道。

每天都早早上床的妈妈其实睡不着，明明能感觉到。安静的夜里，明明有时能听到妈妈的一声轻微的叹息，像树叶落地的声音。

“就睡，就睡。”明明又说。他插上笔帽，合上日记本，把它塞进抽屉深处，用别的书本盖好。又磨蹭了一会，才拧灭台灯，钻进被窝。他从上初中的时候起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至今已经记满了整整五大本。每天写完作业，然后洗漱，再然后坐回小小的书桌前，写日记。日记有时长有时短，有时认真有时潦草，全看心情如何。

今晚本是有月亮的，但月光被厚厚的窗帘遮住了，屋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明明强迫自己入睡，提醒自己什么也别想，如果明天上课时再打瞌睡，就说不过去了。但不顶用，脑子乱糟糟的，越想睡越睡不着，急得他身上都出了细汗，很不舒服。外面的风好像小了些，除了偶尔听到汽车驶过的声音外，其它的什么都听不见。他翻了个身，把被子



掀到肚皮上。太阳穴突突地跳，他感到脑袋胀得难受。

尽管思绪像一团乱麻，怎么都理不顺，但明明清楚，其实全是一件事情给闹的——他预感到，今年招收飞行员的工作快开始了！

按照惯例，每年开春后，空军部队都来各中学招收飞行员，招飞的对象是那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先是学校动员、统一报名，然后到各体检站体检。对于飞行员来说，身体是最重要的，有一丁点的毛病都不行，因此，体检非常严格，要反复进行，绝大多数报名者就在这个过程中给刷掉了。剩下的佼佼者还要参加七月初进行的全国统考，高考成绩达到划定的分数线后，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佼佼者。再往下，就是进航空学院学习。此时离飞向天空只有一步之遥了。

招飞的过程比较漫长，前前后后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严格的筛选使很多人望而却步，成功者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强壮的没有瑕疵的身体，再就是对蓝天和航空事业的热爱。

自爸爸出事后，飞行、蓝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汇便远离了明明和他的妈妈，成了他们坚决避而不谈的话题。他们曾一度甚至连抬头看天的勇气都没有。爸爸给这个家庭留下的阴影太大了，他和妈妈似乎都没有能力挣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明觉得自己有了某种冲动。他越是想逃避，那种冲动越是紧紧缠绕着他，挥之不去，令他既兴奋又恐惧。

他实在不该想这些，但他无法阻止自己。这就是明明一连几日寝食难安、摆脱不了煎熬的原因。

夜已经很深了，明明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睡着的。



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明明听到了客厅里的响动。好像又迷糊了一会，明明听到妈妈轻轻敲他房门的声音。妈妈说：

“明明，该起床了。”

猛地睁开眼，见天已大亮，他赶紧穿衣下床，被子顾不上叠，就手忙脚乱地到水池前洗漱。妈妈用奇怪的眼神望着他，嘟囔道：

“你最近好像不大对劲，明明。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你到底想什么呢？”

“没，没什么。”他边刷牙边咕哝道。

狼吞虎咽地吃下妈妈给准备的早餐，明明背起书包往外走，妈妈又从身后叫住他。妈妈叮嘱说：

“明明，午饭我给你留好了，别忘了点火热热。注意关好煤气。”

明明答应一声，快步下楼。市立医院离家远，还要转一次车，妈妈中午一般不回来，午饭经常是他单独吃。这样，每天早晨离家时，妈妈都要嘱咐他一番，多年来这已经成了固定不变的程式。

自行车放在楼道里。这辆“凤凰”牌自行车是明明五年前升入初中时，妈妈特意给买的，现在已经很陈旧了。昨夜的一场大风，车座上落了厚厚一层灰，他顾不上擦，打开锈迹斑斑的锁，推起它，一出门洞抬腿上了车。这时，妈妈又从三楼的窗子里探出头来说：

“别毛毛糙糙的，路上注意安全！”

明明朝妈妈挥了挥手，算是回答。他都十八岁了，妈妈



好像还当他是三岁的小孩子，每次出门，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如果哪一次他回家晚一点，妈妈就显得六神无主，坐立不安。明明搞不明白妈妈的举动是否与爸爸有关系。也难怪，他想，自己是妈妈唯一的依靠，妈妈不容他再有任何的闪失，因为妈妈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明明就读的十八中离家四站地，他骑车一般十分钟就到。这天，由于心急，加上顺风，他仅用八分钟就赶到了学校。将自行车放到停车棚里，他快步往教室的方向走。十八中共有两栋教学楼，明明所在的高三二班的教室在后面那栋楼的四层。刚走到楼梯口，他看到头顶的长廊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像一片云彩那样，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其实，他闭上眼睛也能感觉到，那个身影是他的女同学尹凡。尹凡的家离学校很近，她到校的时间一般比明明早一点。而在几年前，尹凡家也住燕子新村，他们两家的楼房挨得不远，后来她爸爸调到一家研究所当总工程师，她家随即搬出了燕子新村，搬进了更好的房子。

同学们已经到了十之七八，明明跨进教室门的时候，目光和尹凡短暂地对视了一下。明明突然感觉到，尹凡的目光含有一丝莫名其妙的慌乱。在以前，明明好像并没发现这一点，尹凡的目光总是很纯净，宛若春天的小溪水。现在，也许是尹凡长大了，成了大姑娘，有了姑娘们常有的一些心事吧？

明明倒没觉得什么，他冲尹凡的方向微微笑了一下。尹凡肯定没看到，因为她快速地低下了头。明明和尹凡同岁，



但个头要比尹凡高半头还多。在他们的高三同学中，年龄大多数都是十八岁。

明明在最后一排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从书包里拿出书本和文具盒。几分钟后，预备上课的铃声响了起来，那些来晚的同学纷纷往教室里跑。七点三十分，正式上课的铃声余音未消，教数学的于老师就夹着一摞资料登上了讲台。

对于这样的生活节奏，明明太熟悉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种环境里呆多久，如果考上大学，那么至少还要呆上四年；如果大学毕业后不幸当上教师，那么弄不好要呆一辈子。在学校呆久了，上课，下课，急急忙忙来，慢慢腾腾去，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内容充斥大脑，日子也就显得平淡无味了。

这天的课堂上，明明虽然没有像昨日那样公然打瞌睡，虽然他板板正正坐在座位上，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但他实在并没有听进多少课堂内容。四十出头的于老师讲起课来挥洒自如，把一道道难题讲解得通俗易懂，直讲得口沫横飞，脑门上沁出了热汗，很多同学被逗得发出吃吃的笑声，明明的面部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那个快要招飞的念头，在顽强地占据着他的脑海。

终于，目光敏锐的于老师发现了明明不对劲——于老师视力虽不大好，但他对听课者状态的感知能力却是一流的，谁要是不认真听讲，很难逃过他的眼睛。于老师在讲课的某一瞬间突然停下来，他用教鞭敲敲黑板，提问道：

“苏明明同学，请你回答，我刚才讲的什么内容？”



明明慌忙站起来，冷汗刷地涌出来，后背上凉凉的。他的回答支支吾吾，驴唇不对马嘴，前面有的同学回过头来，用不解的目光盯视他，课堂上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于老师摇摇头，用自嘲的口气说：

“看来，我的课引不起苏明明同学的兴趣。苏明明同学，请坐吧。”

这一句话顿时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他觉得很对不起于老师，于老师很少为难那些犯点小错的同学，这反面使同学们更加尊重他，明明在心里对自己说：

“而你却连续冒犯于老师，太不应该了。”

一直到下课，明明都觉得自己脸膛烧得厉害。他刚才没有看清尹凡是否也像同学们那样，送给他愠怒的一瞥，但他知道，尹凡肯定非常难过，因为尹凡是他最要好的同学。

下课后，同学们都像往常那样到室外活动，明明没有动，他压低目光，不敢看任何人。这时，一个纸团突然落在他摊开的书本上，他下意识地把它握在手心里。抬头看时，尹凡的身影已经像一阵风，飘到了走廊上。

从前，他们之间很少互递纸团，因为他们都感到，他们的交往非常纯真，没有那种非要避开别人的秘密，不像有的男女同学，在纸片上写悄悄话，你传我我递你的，肉麻得很。此次尹凡打破惯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瞅瞅左右没人，明明将那个在他手心里快要化掉的纸团展开，只见那上面写着：

“我觉得你的脑子出了问题，最好到医院查一查。尹



凡。”

明明红着脸把纸片揉成一团，然后用力敲了敲脑门。

第二节课是物理课，明明脑子不敢再开小差，而是集中精力，认真听课。

就在这节课下课的铃声拉响时，他们班的班主任刘老师闯进来。刘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请等等，有件事情要传达一下。

刘老师说，上午学校接到区教委通知，今年的空军招飞工作马上开始，凡高三班的男生，只要身体健康，热爱飞行事业的，都可报名，先参加初检。招飞简章贴在学校门口的宣传栏上，下课后大家可以去看，但不要影响上课……

这类消息对于平静的校园来说，是一个刺激。同学们的话题马上转到了这上面，男生们反响尤为强烈，因与女生无关，女同学没有明显的反应。不少男同学嚷嚷着下楼，到校门口看招飞简章去了。

明明心头一阵莫名的紧张。此刻，他听到了自己“怦怦”的心跳。他感到浑身无力，颓然伏在课桌上，半天没动。

这几天来的预感终于应验了，此刻他说不上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脑子更是乱得厉害。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他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但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却被疑虑和恐惧感结结实实抓住了……

后两节课他简直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脑袋好像成了别人的，老师讲了些什么，他一概没有听进去。好在上课的



老师没注意到他，否则，洋相就出大了。

上午放学后，明明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推着自行车来到校门口时，他看到大门口的宣传栏前，围了很多踮起脚尖争看招飞简章的同学，大都是高三班的。他们边看边大声议论。尽管他非常想挤过去认真地看一眼，但他缺乏勇气。他低着头，逃跑似地躲开了他们。

尹凡在不远处的路口等他。他假装没看见她，车把一扭拐进了一条小胡同。尹凡又跟在后面喊他，他只好下车等她赶上来。尹凡气喘吁吁地说：

“你怎么啦？真是莫名其妙。”

“……”他张了张口，嗫嚅了一阵，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尹凡说：“离高考没几天了，你这个样子，丁阿姨会伤心的。”

尹凡说的丁阿姨是指明明的妈妈丁琳。明明感激地看了尹凡一眼。自渐渐长大后，他有很多话不便对妈妈说，但却可以对尹凡说。他们的友谊非常纯洁，但又饱含温馨，令他难以忘怀。

终于，明明鼓足勇气说：

“今年的招飞又开始了，我……”

“其实，”尹凡扬起脸来，定定地望着他，“其实，我多少猜到了一点，但我觉得你不合适。丁阿姨会怎么想，你想过吗？”

他神色黯然地避开尹凡的目光，慌乱地摇摇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